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扎拉圖士特如是說

(二)

尼 采 著
蕭 蕭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扎拉圖士特如是說

(二)

尼 采
蕭 贛
著 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二十三 童子與鏡

自此以後，扎拉圖士特拉復還入於山，至其僻靜之洞穴中，退藏不與人交接，如播種者，既播其種，則坐以待之。然其心則不能忍耐，對其所愛諸人，充滿渴望；以尙有多物，欲以予之之故。在一切事物中，此爲最難：即愛手既伸，開而復闔，且欲保其限度，如施主然。

如是與寂寞者度其歲月；同時智慧增加，其量踰恆，致生痛苦。

一日，其醒也，早於呈玫瑰色之曉光，乃久寢於牀，而深長思，終乃對其衷心，作如是說：我何爲於夢中驚駭，致吾醒乎？豈不有童子，持鏡來至吾前乎？

此童子對我言曰——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請視汝自身於鏡中！』

當我視鏡中，我則叫號，我心忐忑：於中我所見者，非我之自身，但見魔鬼，毀其面貌，以相揶揄。誠哉，我知夢之凶兆及警告甚悉：我之學說，發生危險，莠欲亂苗矣。

我之仇敵，已變而有權力，既毀我學說之面貌，如是，則我最愛重之諸人，必將以接受我所贈予之物爲羞。

我之諸友，皆已喪失，尋求喪失之人，此其時矣！——

扎拉圖士特拉既說此等言辭，乃遂起身，殊不似人之在痛苦中求救濟者，惟似精神激動之尋求者及謳歌者。其鷹與蛇，則驚異而注視之，蓋以有福將臨，見於面，盎於背，如呈玫瑰色之曙光然。

扎拉圖士特拉曰——我鷹與蛇乎，今有何物，出現於我？我貌豈未變乎？豈不有福來至於我，如旋風乎？

我之幸福卽爲愚，且其所說，將爲愚事：此尙幼稚——故必與之相忍耐！

我將爲幸福所傷：一切受苦者，將爲我醫焉！

我能復下降，至於我諸友，且至於我諸仇敵乎！扎拉圖士特拉能復說，且復布施，且表示其至善之愛於其諸所愛者！

我不能忍耐之愛，充滿洋溢如河流，——向日之升及日之落處而下。從寂靜之山，及煩惱之暴

風雨中出，我之靈魂，將衝入於諸山谷。

我之渴望曾太長，我之所視常及遠，僻靜之境居太久，故已知去其所學之守默。

我已全變，好爲說辭，且如溪流從高石下墜之喧聲：入於山谷，我將騰我之口說焉。

請我之愛流(stream of my love)迅掃，入於未曾經過之峽！如何此流，將不終尋其路，以抵於海乎？

誠哉，有湖在我身，遏絕不通而自足，然我之愛流，則載之以偕行，而下——抵於海！

我誠踐新徑，有新說來至於吾；我已——如一切創造者——變而厭倦舊語言。我之精神不復履舊蹠而行！

一切言語，自我視之，皆太遲緩——吁，暴風雨，我誠躍入汝之車中！且我當憤怒時，則雖於汝，猶將加以鞭策！

似叫號，似歡呼，我將如是而越過大海，直至尋得幸福之島，爲吾諸友之所居者；——
且我之諸仇敵，亦皆在焉！今我如何愛諸人，對於彼等，只可說之以言辭！即我之仇敵，猶參與我

之福祉。

且當乘我最能泛駕之馬時，我之矛則常最善，而助我上馬：彼蓋爲我足（foot）之常侍之僕——此矛，我則擲之於我之仇敵！我終對之擲我矛，我之所感及所思爲何如！

我之雲曾過於緊張；在笑與電之間，我將擲冰雹驟雨於深淵。我之心胸將猛舉；將猛發暴風雨以過諸山：如是，其晴霽乃至。

誠哉，我之幸福及我之自由，來如風雨之暴至！而我之仇敵，則將以爲有惡物吼過其頭上。

唯，諸友，汝等亦將震驚於我狂野之智慧；汝等或將由是而遁去，與我之諸仇敵相俱。

吁，我知如何以牧者之笛而誘汝歸！吁，我之母獅之智慧，將學爲柔吼！且我已學得多種應付！我狂野之智慧，在寂寞之山上，已曾懷孕；且在崎嶇之石上，已曾產其最幼之幼子。

今我舊有狂野之智慧——乃愚而疾奔，入於乾燥之荒野，尋覓復尋覓，以求柔潤之草根泥！諸友，在汝等心地之草根泥上——在汝等之愛上——彼將欲置其所最寵愛者而寢之焉！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。

二十四 在幸福之島中

無花果從樹落，皆美而且甘；當其落也，紅皮乃裂，我爲北風，熟此無花果。

如是，諸友，此等學說，其墜落於汝也。誠如無花果然：今試吮其汁，及其甘質！四望皆秋，天氣清明，日已過午。

請看，環繞我者，亦何充滿！從此充滿洋溢中出，縱觀遠海，殊爲可樂。

人當縱觀遠海時，曾說上帝；然我今則既誨汝等說超人。

上帝乃一擬議：然我則不願汝等越出創造意志外而有所擬議。

汝等能創造上帝乎？——是故我勸汝等，對於上帝，閉口勿談！然汝等則善能創造超人。

諸兄弟，汝等或不能身自爲之！但能身自變爲超人之祖若父：請以此爲汝等最善之創造！——上帝乃一擬議：然我則願汝等之擬議限於可知之域。

汝等能知上帝乎？——然請以此爲汝等真理之意志(will to truth)，卽一切事物，必使之變形爲人類所可知，人類所可見，人類所可覺之物！汝等將循汝自所有明辨之智慮，以至於終有出路！且汝等之所謂世界者，將但爲由汝等之所創造：彼將自變爲汝等之理性，汝等之形貌，汝等之意志，及汝等之愛！誠哉，此蓋汝等之福，汝等諸智慮明辨之人！

且汝等諸智慮明辨之人，若無希望，汝等將如何忍此以終古乎？既不能生於可知者之中，復不能生於無理中。

然我可全以我之衷心示汝等，諸友：若有上帝，我何能忍而無之！是故無上帝。唯，我已抽得結論；然今果有結論抽得我乎？——

上帝乃一擬議，孰能飲此擬議之苦而不死乎？豈彼之信念將離創造者，且其飛達鷹高(eagle heights)者，將離鷹乎？

上帝乃一種思想——使一切直者曲，一切立者撓。胡爲乎？時間將逝乎，且一切死滅，但爲誑乎？思此則頭眩，且令人肢搖，甚至胃作嘔：誠哉，擬議此等事者，我謂之爲曲撓病。

一切以一，及實，及不動，及滿足，及不滅爲教者；我誠謂之爲不善，謂之爲憤世嫉俗！
一切皆不滅，——但爲一諷喻，詩人誑太甚。——

最善之諷喻，則說時間及變象 (becoming) 此等可爲贊美，及一切毀滅 (all perislableness) 之評隲！

創造——乃受苦之大救濟，及生命之慰藉。然欲創造者出現，則苦之本身，成爲必要，且須有大變換。

唯，汝諸創造者，汝之生命中，必須有甚苦之死！如是，汝等乃成爲一切死滅之辨護人。
蓋以創造者自身，將爲新生之兒子，彼須亦有意於爲生子之人，且受生子之痛苦。
誠哉，我行我之路，經過百靈魂，經過千育兒所，受過千生育之痛苦。我曾告別多次；我知諸使心碎之最後時間。

然我之命運，如是意志其創造之意志。或更明以告汝等；正此命運——爲我意志之所意志者。
一切情感，皆於我身受苦且入獄；然我之意志，則常至於我，而爲其解放者及安慰人。

意志能解放：即爲意志與解放之真學說，——扎拉圖士特拉以此教汝等。無復能意志，無復能評定價值，無復能創造！吁，此種大衰弱，或可遠離我乎？

且在憂慮中，我誠覺我意志之生育及發展之樂，若有無罪無辜，不識不知者，在我之知識中，則以有意志之發育在其中故。

此意志誘我離開上帝及諸神；若有——諸神，則將有何創造乎！

然此意志，此熱誠創造之意志，嘗迫促我重入於人中；如是不管迫促其鎚以入於石。吁，汝諸人，石中睡有我之像，我之想像焉！吁，彼乃睡於堅硬醜惡之石中！

今我奮鎚不顧，擊此牢獄，石片橫飛；於我何與乎？

我將告厥成功：以有影像來至於吾，——即一切事物之最靜及最高者來至於吾故！超人之美來至於吾，如影像然。吁，諸兄弟！神——今於我乎何有！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。

二十五 憐憫者

諸友，現已有嘲諷起，致譏汝之友，曰：『請看，扎拉圖士特拉，夫豈不周旋於我等中，恍如周旋於禽獸中乎？』

然作如是說尤較善，即謂：『智慮明辨者周旋於人中，如周旋於禽獸中。』

凡人之本身，其對於智慮明辨者；若禽獸之頰上發紅者然。

此何爲而然？豈不以其可羞之處太多乎？

吁，諸友！智慮明辨之人如是說：可羞哉，可羞哉，可羞哉——斯人類之歷史也！以此之故，高尚者自警以勿含羞；彼誠自警以在一切受苦者之前始行含羞。誠哉，宅心憐憫之人，其福存於憐憫之中者，我不喜其如斯；彼等皆太少羞惡之心矣。若我必爲憐憫者，我則不喜以是呼之；若必以是呼之，則毋寧遠離。

寧願裹其頭，逃避，而免被人識；諸友，我誠勸汝等如斯！

我所取之途徑，可引不苦惱之人如汝等者，及諸我所認為同希望、同宴飲、同甘旨者共行之乎！誠哉，苦惱之人，我已爲之設種種法；然當我已學得自身享樂之較善方法時，我誠常思爲之設較善之法。

自有人類以來，人之所以自行享樂者太少：諸兄弟，吾人所帶來之罪，惟此而已！

當吾人學知較善之法以自行享樂時，吾人乃誠能最善棄其所學之以痛苦予他人者，及其設法所造之痛苦也。

是故吾誠袖手不援助受苦者；是故吾誠掃除吾之靈魂。

蓋當見受苦者受苦——於是，我則因其爲可羞故而覺爲可羞。當援助之，則已重傷其驕矜。大德不能使感恩而反起仇怨；小德不忘，則存於心也，將如蠱食。

如是，我誠勸諸無物以布施他人者——『避勿受惠受之則使布施者有以異於人！』

然而我卽布施者：我誠願作友與友間之布施。雖陌路人與窮人，皆可於我樹自摘其果：如是，則

誠可使少含羞。

至於乞人，則全須除去！誠哉，予之亦爲難，勿予亦爲難。

罪人及不良之人，亦同須除去！諸友，請信我，良心之刺，教人刺不良之人。

最不善之事，則爲諸瑣屑之思想。誠哉，寧有惡行，較愈於有瑣屑之思想。

固知汝等曰，『娛意於瑣屑之思想中，可免除人爲諸大惡事。』然人應不欲如是受其免除。

惡事如癰然：癢刺紅腫，突而潰裂。——發高尚之言。

曰：『請看，我乃一病。』此爲其高尚之處。

至於瑣屑之思想，則如傳染病：浸淫藏匿，欲人不知病之所在，——直至全身受其腐化而衰敗。

人之有魔鬼者，我則將對之耳語曰：『寧養此魔鬼，汝尚有可以爲大之路！』

吁，諸兄弟！人之於人人也，知之略嫌太熟！多數人，吾人對之似屬明白，然仍不能透其究竟。

處於人中甚難，以難默然無言故。

且非對於與吾人相忤者，吾人最爲不佳，惟對於與吾人全不相干者則然。

雖然，若有一受苦之朋友，汝則爲其受苦作衽席；但如一硬牀，如一軍中所用之牀：如是，則最於彼有益。

若友人待汝不善，汝則曰：『汝所對於我者，我能原諒，然汝所對於汝之自身者，——如何能原諒乎！』

一切大愛作如是說：則高出於原諒與憐憫矣。

人當固持其心 (heart)；蓋聽其心去，則其腦之去也，其速將如何！

吁，世上何處有愚，大於憐憫者之所有乎？世上何致受苦，甚於憐憫者之所致乎？

可悲哉，一切愛人者，於其憐憫之上，無復高出之事！

一次，魔鬼對我如是說：『上帝有地獄，卽在其愛人。』後又聞其如是說：『上帝已死，死於憐憫人。』

是故汝等應以憐憫爲戒：從彼處，則有黑雲起！誠哉，我知風雨之符！且注意此言：一切大愛，高出於憐憫：蓋以其說——創造其所愛故！

『我獻身於我之愛，我之鄰人與我同。』——斯爲創造者之言辭。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。

二十六 牧師

一日，扎拉圖士特拉以手示意於門弟子，對之作如是說：

『此處有牧師：彼等雖爲我之仇敵，汝等過之，須靜而無譁，且寢汝刃！

在彼等中，仍有俊傑之士；就中多數，受苦太多——故亦欲使他人同受其苦！彼等不善作仇敵，除溫和外，無他技能，以爲報復。然與之接近者，則易被其污。

我之血與彼等有關；我願見我之血，由彼等而受恭敬。』

經過彼等，扎拉圖士特拉心感痛苦；忍痛須臾，後始作如是說：

我之心爲諸牧師而動。彼等與我臭味不相投；此不關緊要，以我在人中故。

我受苦，且已與彼等同受苦；自我觀之，彼等皆獄囚。且皆黥其面。彼等所謂救主（saviour）者，以桎梏加之。

以虛偽之價值及欺誑之言辭之桎梏加之。吁，尙有人將彼等從其救主處而救出之乎！彼等以爲曾經上岸，至於一島，而正受海之漂蕩；請看此島，乃一睡而未醒之怪物！虛偽之價值，及欺誑之言辭，於人則爲最不善之怪物——睡以待時，取人之命。終則至矣，醒而吞噬，凡在其上建禮拜堂者，皆納之口中。

吁，請看此諸牧師爲自身所建之各禮拜堂！彼等謂其馨香之洞穴爲教堂焉！吁，此虛偽之光，此薰腐之氣！靈魂——豈不於其高處飛翔乎！

然彼等之信仰，則如是叮囑：『汝諸有罪者，屈汝之膝，拾級而上！』

誠哉，我能見有無恥之徒，較其虔敬，可恥、曲撓、附會之目光爲甚者乎！

誰爲彼等創造是等洞穴及禮拜堂？豈非諸身欲藏匿，及在青天下自覺愧怍者乎？

惟此青天，再從頹敗之屋脊，下視頹敗之牆垣，上生青草及罌粟時，——我始再將我心，回向此上帝之坐也！

彼等謂反對彼等，及苦惱彼等者爲上帝，誠哉，在其禮拜之中，甚存有傑出之精神！